

新鐘創作叢刊

第一輯

第七冊

自殺書

1—1500冊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裝平 裝精
實價每冊 五角 五角
分 分

著者 莊啓東

發行 李雄

發行所 新鐘書局
上海三馬路同安里

印刷者 新鐘印刷所

自序

朋友們一走進我的家裏，總是皺着眉，有的直心些的便大聲地叫起來：『髒得很！』

母親，妹妹，妻子，孩子，這許多人住在一起，一個小房間裏七橫八豎的鋪滿了牀，尿布破衣各處都是。時時刻刻都有可怕的眼睛射過來，時時刻刻都有可怕的聲音擾亂着。

在一個堆滿縫紉傢伙，教科書，香煙灰等等的桌子上，我開始寫作了。寫不了幾行，妻子把孩子攆過來，去洗尿布了；有時候兩婆媳鬧着盤扭，讓孩子哭着，我只得又擱下筆來，去解圍。這樣，一篇很短很短的東西，總要擱幾次筆。

好幾次我撕着原稿，好幾次我很想就此永遠擱筆，但是，生活的鞭子總鞭着我坐到堆滿雜件的那張桌子過去。所以，當我拉開椅子坐下去預備寫東西的時候，朋友們總是搖搖頭，好像看一個犯人坐到電椅上去受刑一樣使他難受！

有一位朋友甚至取笑地對我說：「這樣小的屋子是會給這許多人擠破的！話你這樣瘦小的人再寫下去也要給他們吃掉了！」

這位朋友的意思當然不是有心挖苦我，但是我給他這麼一說以後，我的心裏却有一塊重鉛似地，透不過氣來。自然，家庭負擔這麼重也使我非常痛苦；但是最使我傷心的却是與此有關聯的，我的「帶熱氣」的寫作，以及不得不粗製濫造地把它銷運到市場上去了。

現在，這些「帶熱氣」的東西居然印成集子了，我很想借此說幾句話。然而我校閱了這些校樣以後，我簡直疲倦得要命，我透不過氣來，那塊重鉛是更重了。我深深地領略到別人序文上的那句老話：「我只得紅着臉出醜了！」

「雖然有幾個朋友曾經這樣鼓勵我：『就是讓你紅紅臉，出出醜！這對於你自己是有益的！』但是，但是，什麼時候才能夠讓我不紅臉呢？什麼時候才能夠使我寫些比較滿意的東西呢？朋友！朋友！！

自殺者目錄

白序	一
審判	一
自殺者	七
一對	一七
中年	三
上一代剪影	六
一天	一〇
棄	一五
墮胎	二〇
三種錯綜的心理	二九

長脚	七
或人	太
呂不韋	六
短短的隨筆	七
全節堂	九
一個冬天	二四
曹娥江畔	二三
病	二五
十六舖	二四
招寶山	二九
畢業以後	二四
一個農民和一頭牛	二四

審 判

朱牧師是巴鐵教堂的最高級的人物，也是巴鐵裏的最有勢力的人物。他，上面有洋牧師幫他忙，下面有一班盲目的教徒崇拜他。事實上，他已經應該是一個巴鐵的統治者了。

在朱牧師手下有一個最得力的，也是唯一的，傳教者。他的名字叫郭谷九，他在教堂附設的一個學校裏教書，每逢禮拜天，他還要跟學生一起背着旗子到街上去傳教，發傳單。平常時候，這是說每天放學以後，他還要到鄰近的鄉民的家裏去傳教，帶便拉些人到教堂裏來做晚禱。每月這樣，他可以從朱牧師那裏領到二十五隻大洋。

有一次，朱牧師想從鄉民中間再挑選一個傳教者。於是，他就留心郭谷九的蹤跡，看他平時跑得最多的是那一家。他想：郭谷九時常在跑的那一家，一定是最信仰耶穌的，在他們中間一定可以挑選出一個能幹的傳教徒出來的。

在他幾天留心以後，他發現郭谷九每天晚上都要到李鄉紳那裏去一次。有一天，趁郭谷九有教書的時候，他也就跑到李鄉紳的家裏，於是他發現這留。那不是誠心信仰耶穌的李鄉紳自己，也不是待他至誠至意的李太太，却是捧茶給他的李鄉紳的媳婦——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寡婦。她使他顛倒，也使他發誓每天必須親自到這裏去傳教了。

這裏是有很多的機會，當朱牧師提出要訓練少寡婦做一個女傳教者，自己親自來教她讀聖經，而且得到了李鄉紳和李太太的同意了的時候。

一部新約還有幾章沒讀完，這位少寡婦的腹部却忽然隆起來了，這，嚇得朱牧師再也不敢靠近她那裏去了。

可是，有一個早晨，李鄉紳却陪着這位少寡婦到教堂裏來了。那老頭兒臉上蒼白，稀疏的鬚鬚在顫抖着，那少寡婦却笑嘻嘻地態度非常自然。

朱牧師一看到這個，他嚇得跳起來，不過立刻他又安靜下來，打一個招呼，他走出去了；但是李鄉紳却一把拉住他。

「牧師！」

「不，我有重……重要的事情出去，請你們坐一坐，我就來。」

「不，牧師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呢！」

「不，你不會像我那麼重要的，我要請你們等一下。」

「不，牧師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，你是我的救世主，現在你的弟子是陷在罪惡的深淵中了，請你救救我吧。」

牧師稍稍猶豫了一下，也就答應了：

「好罷，那末我就等一下出去，現在你說你的事情罷。」

「牧師，不是別的，就是爲了這個冤孽」他指着站在他旁邊的媳婦，「你曉得，我們家裏是從來沒有男人進出的，但是這冤孽忽然肚子大起來啦。我說她一定偷了漢子，她說一定沒有的；爲了這件事，我同我的內人也吵過好幾次，她也說她不會幹這件事。現在，神父，請你來審判罷，我想，你的神明一定會把它斷出來的。所以我今天把她帶得來。」

「好，」牧師想了一想，也就祇好答應下來。

「那末，我要不要在場呢？」

「不，你不算原告，又不是被告，你是可以不必在場的。」

李鄉紳唯唯首肯，深深她作個揖，走出教堂回去了。

這裏，牧師坐在講台上做主審官，郭谷九坐在旁邊做陪審官兼書記官，少寡婦立在講台下，那當然是算作犯人了。

牧師照例問過姓名，籍貫，年齡，以後，他第一句便問：

『你的家裏還有別的人來往嗎？』

書記官記到「別」字這裏，不覺心跳起來，他在「別」字下面，很快地多記四個字：「但願沒有」。

那少寡婦却低着頭不作聲。於是主審官又問第二句了：

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

『……』

『你說！』

『……』

『你說呀！』

犯人迫得沒有法子，她就抬起頭來，用眼睛看一看主審官的眼睛，再看一看陪審官的眼睛，於是她笑一笑說：

『那是祇有鬼知道！』

主審官怕她還要說下去，連忙打斷她的話，說：

『不，天父，上帝知道！』

這時候，書記官從發抖的掙扎中突然清醒過來，於是脫了筆，離開書記官的職位，以陪審官的資格立起來補充着說道：

『不錯，祇有上帝知道！』

一月二十一日早晨。

自 殺 者

夜深了。

監醫生關門的聲音很清脆地響着，砰！連已經駛出了醫院門外的那乘救護車，在這裏急診間裏還聽得出沙沙沙輪子輾轉的聲音。夜是很寂靜啦。

監醫生打個呵欠，皺着眉頭，正伸出手來到這急診間中間的五百燭電燈光下預備看一看手錶，現在究竟有幾點鐘了？忽然，他轉過頭去，似乎聽到什麼東西響着的樣子，眼睛驚了一下，立刻又恢復常態，把臉向着門外的電梯等待看。

電梯下來了。一個戴黑帽子，着黑色燕尾服，長着滿面長鬚鬚的牧師急忙地走出來。他左手緊緊地夾着一個黑色的皮包，右手正拿着一塊手帕擦那血紅的大鼻子。

。這好像是他的習慣的動作。擦了一下，大鼻子上暫時平靜了，一會兒又現出一顆顆的汗珠來，於是又擦了一下。

他動一動濃簇的眉毛，把皮包放在長凳上，在擦着鼻子的手帕下響着喜悅的有力的喉音：

「Dr. 藍，說是救護車出去了，又是一個自殺的人。是不？」

「是。」藍醫生又懶懶地打個呵欠，繞着手術床的周圍踱着。

「好，那末，你，」牧師很興奮地叫着，手帕又狠狠地擦了一下，「你得小心！一個自殺者當他悔悟的時候，是比常人更深切，因為自殺者是比普通人更能體會自己的罪惡！」

牧師笑了，這種笑容只有從天真的小孩子的臉上才可以看到。而且聲音很洪亮，響響霍霍！藍醫生給他駭了一跳，立刻停步下來，呆呆地看他一眼，於是又繼續緩緩地一步步踱着了。

牧師覺得自己的話太聰明了，已經能夠引起別人的驚奇，立刻更得意地叫起來

「我又記得，我又記得，早晨出院的那個鄉下人了！De藍，你記得嗎？」

「那一個？」藍醫生淡淡然說着，還是繞他的圈子。

「就是昨天進來的那個鄉下人。用繩子吊在江灣路旁邊的樹上自殺的那個。這蠢貨，要是那裏沒有路燈，他真的可以達到目的了。不是嗎？當他在這裏清醒過來的時候，你還問他：『你們爲什麼要自殺？弄得人家麻煩死了！』我還記得他苦巴巴的說着，他是務農的，因爲鄉下水災跑到上海來，到上海也種過菜，當過小販，挑夫。現在連這些事情都沒有做了，只有自殺。就是那個，就是那個呀！」

「我還不記得！」藍醫生皺一皺眉尖，此刻他倒記起一件事情來了，於是他伸一伸手，很懊惱地叫了一聲：「三點了！」脚又緩緩地不耐煩地踱起來。

牧師却憤怒起來，手帕使勁地一擦，聲音像雷鳴一般，連頂上的電燈也給他驚

訝的閃了一閃：

「怎麼你這樣容易遺忘呢？」

「你曉得自殺的人經過我的手有多少啊！而且他們的身世總是一律的。你是偶然的來看一次，偶然的看到一個，自然容易記得噢！」

牧師好像不曾聽到人家的話，他還是擦着鼻子大發雷霆：「你難道還能忘却嗎？當他從救護車上下來的時候，你說沒有用了，叫看護去打電話送斐倫驗屍所。後來看護把他行人工呼吸，你再仔細看時，你說還可救還可救，給他打了一針，於是慢慢地甦醒了，就是那一個，就是那一個呀！」

「唔，好像有這麼一個。他今天可以出去啦？」藍醫生好像是不耐煩，好像是認錯了，又緩緩地踱起步子來。

牧師更興奮，更起勁，鼻子快要擦破了，手忙腳亂地去翻皮包。這時候他才記起自己從電梯下來到現在還不曾坐過，於是他用手揩一揩那白色的長凳，坐下來，

皮包放在腿上翻着。

一本手記冊，他拿出來。翻到中間一頁上，記着陸長生，他把皮包一放，又站起來：

「你看，你看，這就是他的名字呀！」

「是。」藍醫生理會似的應着，仍舊踱他的步子。

牧師又笑着像孩子似的笑。他把手記冊放進皮包里，得意的喉音又在急診間裏震盪了：

「陸長生！是，他的樣兒我還記得。長長的頭髮，長長的臉，兩頰是凹進的，鬚鬚很深，眼珠像死鱒魚一般，總是喜歡向上伸。他也有中國人所特有的黃皮膚。」

牧師看一看藍醫生，想知道對方是不是佩服他的記憶力。他看他低着頭像默認般一步步踱着，他就更喜悅地叫起來，驕傲地表示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：